听话（一发完）

\*瞎几把写怎么还有第二弹

\*真实的乱来

黄仁俊一闪神的时候已经在这条街道里。

浓绿的树荫，灼烧的热度，以及……过分灿烂的天光。他清楚地记得出门的时候是黑夜，朴志晟吃完了最后一个冰激凌，于是他趿拉着拖鞋，随手揣了几张零钱出来买。

连墨镜都没有戴。

现在他站在大太阳底下发怔，思考着人突然穿越的可能性。

要么就是老早累到睡着了，这会儿正发梦。

怎么都不切实际。

这阳光也不知来自哪个月份，毒辣得招人起皮。

身边来来回回穿梭的路人都打着阳伞，短裙热裤水灵灵的皮肤，有几个掏出手机来对他咔嚓咔嚓两张。

擦身而过时黄仁俊听见她们说。

“这个长得好好看！”

“大概又是SM的练习生吧，能出道就好了，绝对去应援……”

“你还真是只看脸。”

年轻姑娘们笑闹着走过，躲进树荫的黄仁俊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她们不认识他。

又或者说。

他看见自己的血脉在白日里鼓胀起来，成两条蛇行的青筋。

他不属于这个地方。

有这个念头是很突兀的事情。

找到佐证却不费吹灰之力。

这是他熟悉的街道，练习生大楼附近的路。但左拐第二棵树上还没有划痕，右手边的水泥板也没有断裂一层，树还未生，花还没落。

属于中国东北的黄仁俊还没有乘着飞机来到韩国。

他出现在了没有他的时间点里。

刺激。

黄仁俊第一反应感到兴奋。买冰激凌实在不是什么有趣的任务，如今他在半道上踏入一个迷局，一转身掉进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地域。

不知道能不能遇上什么前辈，然后讨一个签名。

十八岁的黄仁俊很没出息地想着。

完全忘了原本世界线里的自己更有贴近那些人的可能。

他在心里数过一打名字，按时间线分别排好，他甚至已经考虑起了去附近文具店买好签字笔跟签字本的可能性。

在所有兴奋的尽头处，他没想到过会看见那个人。

罗渽民。

黄仁俊心想。

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他第一个看见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少年。眉眼弯弯的杰诺在小时候就很有辨识度，他跟另一个人勾肩搭背地出来，旁边站着看起来还小的马克，朴志晟挂在他们后面，楷灿调整着鸭舌帽的角度，安静地走在一边。

于是那个被杰诺搂住的少年被包裹在了最里面。

黄仁俊侧身去看，也只看到一个侧脸，柔软清瘦，挂着一个甜美青涩的微笑弧度。

哦，好眼熟。

他甚至没在第一时间认出罗渽民来。

这真的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们毕竟是队友，甚至在无数个不安的黑夜里一起失眠，半真心半玩笑地说一辈子的兄弟，在镜头前后的游戏里脸贴脸，肆无忌惮地蒙眼摸过对方的各种身体部位。

他跟罗渽民应该是很熟的。

黄仁俊以为。

但他没能在第一时间认出罗渽民来。

现在他开始有点焦躁了。

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回去的办法。

如果有咒语的话。

也千万不要是古娜拉黑暗之神。

圆圆脸的楷灿，或者说李东赫终于调整好了帽檐的角度，他用手肘捅了捅杰诺。下一秒马克笑得昏天黑地，李东赫忽然加快速度逃窜出去，杰诺捋起不存在的袖子，跟了上去。

少年像鸟，扑棱棱地飞出。

回过神来只剩下被裹挟在最当中的那一个。

连小小的朴志晟都蹭蹭地跑了上去，也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热热闹闹地冲进一堆人里。站在原地的少年还在笑，他手插裤袋往前走了两步，然后慢慢停住。

太阳太热了。

他伸出一只手来挡在额前，眼睛眯住。

就是这一刻，他看向了树底下的黄仁俊。

哦。

小时候的罗渽民。

四目相对的时候，黄仁俊才认出这位队友。

罗渽民迈着两条细腿向他走过来。

原本的世界线里他们也还是被称作少年的年纪。黄仁俊盯着那两条鸡仔一样的腿，忽然意识到，眼前的熟人现在还是只能被称为小孩子的年纪。

真真正正的小孩子。

他走过来，站在黄仁俊面前，甚至连说话都要仰起脸来。

这对于黄仁俊来讲确实是新奇的体验。

他看到那双扑闪扑闪的眼睛上连缀的睫毛，看着那张还没长出棱角所以甜美非常的脸蛋，看着罗渽民柔软到近乎花朵的姿态。

然后罗渽民张了张嘴。

“哥哥是迷路了吗？”

不要歪头。

不要这么纯真。

真是要死了。

对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扑通扑通的时候，黄仁俊觉得自己像个变态。

……可能只是被萌到了吧。

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但可能是找理由的时间有点长，站在他面前的罗渽民似乎善解人意错了方向。小孩子又冲他笑了笑，灿烂过阳光，他把自己也完全纳入树荫下。

其实树荫不大，于是他们手臂贴着手臂。

十八岁的黄仁俊感受到了十三岁的罗渽民的温度。

是年轻过分的体热。

“哥哥不是本国人吧？”罗渽民自顾自地说着，“是不是听不太懂韩国话？”

黄仁俊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配合着演出了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

“长得这么好看，是中国人吗？”

罗渽民说着，又抬起头来冲他一笑。

黄仁俊忽然懂了那些姨母饭的心态，整个人都不自主地要融化在这个笑容里，精神流淌着往外出溜。唯一的一点精神头放在了国籍上，他状似半懂不懂地点了点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

这样的对话能有什么意义？

半身体的灵魂抽离，冷静地拷问自己。

黄仁俊甚至想抬手啪啪打自己的脸。

现在、立刻、马上想想回去的方案。

……古娜拉黑暗之神也可以。

他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罗渽民忽然叹了一口气。

“听不懂就好了。”

小小的罗渽民一点点收起笑容，抬起的头低下去，目光落地。脚尖无意识地碾着一小块土地，然后又沉沉、沉沉地叹了口气。

“好累啊。”

“真的好累啊。”

他说完这两句顿了顿，黄仁俊不自觉退开小半步，看到罗渽民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不能这么说……”

“是开心的。”

“能跟大家在一起，每天学到很多新东西，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他说着说着又露出自我说服的笑脸来。

他再次看向黄仁俊。

“哥哥是中国人对吧？”

黄仁俊点了点头。

“我最近刚学了点中文。”罗渽民笑笑，有点不好意思，“说错了你会原谅我的吧？”

你想说什么呢？

“我是罗渽民。”

小小的罗渽民攥紧了自己的衣角。

“今天，很开心。”

“谢谢你。”

是不是傻的啊？

小时候的罗渽民。

黄仁俊没来由地心里发堵。想要伸手爆锤对方后脑勺，却生生克制住。

这不是那个他可以动手动脚的罗渽民。

他们还没一起经历过筛选跟出道，没有一起挨过饿受过冻，没有那些“仁俊啊我饿了你饿不饿”，也没有过黄仁俊默默把自己的零食翻出一大半来塞进罗渽民被窝里的糗事。

这只是个不认识他的少年。

还不知道未来自己会遭受怎样挫折与不安的小朋友。

不明白疼痛，不晓得命运。

也不需要厚重粉饰与华丽服装的孩子。

于是他只能抬起手来，也假装今天很开心的样子，奋力地想憋一两句心灵鸡汤出来熬给对方听。

至于是用中文还是用韩语他老早忘记考虑这么重要的细节。

圆谎需要聪明机智与细心。

黄仁俊被天生砍掉一半，只能撒半边精致的谎话，漏风似得一戳就穿。

但无论是什么让他来到这个地方。

对他都还算过得去。

因为就在他开口前一秒，风风火火跑走的少年们又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最前头的是最小的朴志晟，自己啃着一支冰激凌，手里还拎着一支。

一边跑一边慌乱地喊叫。

后面是杰诺跟马克在催他。

巴里，巴里，巴里……

再不快点就要化掉了，真是的渽民这个家伙怎么不跟上来？

于是黄仁俊终究什么都没说。

也保住了他岌岌可危的谎言。

十三岁的罗渽民在离开的时候露出真正的笑脸。黄仁俊站在原地看少年扑少年，广场上的白鸽扑棱着翅膀飞来，又扑棱着翅膀飞去。

不远处有情侣。

有观光的游客，有害怕鸟类的成年人。

罗渽民咬下了冰激凌的尖尖，拆下来的包装是眼熟的样子。

倒是许多年都不变。

黄仁俊看了眼手里攥着的钱，想起那正是他要买的口味。

要人命的罗渽民靠猜丁壳赢来的服务机会。

支使黄仁俊三次。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怎么不赶紧嘚瑟到上天去？

现在好了，十八岁的黄仁俊要怎么在十三岁罗渽民的时空里，买一支该死的冰激凌给十七岁的罗渽民？

简直送命题。

算了。

古娜拉黑暗之神他是喊不出口了。

水晶王子黄仁俊跟他最后的倔强抱在一起。

童话里总是没人说真心话。

他想既然有机会了，不管人家听不听得见，讲还是应该讲一下的。

于是他面朝已经空无一人的方向。

摆好pose，做好表情。

“要好好长大啊。”

……

黄仁俊扶额。

要死了。

还不如古娜拉黑暗之神呢。

结果还真就这么回来了。

站在熟悉街道上的黄仁俊目瞪口呆。他看了看时间，只过去三十秒。身上被晒伤的余温还在，他自己都想吃冰激凌了。

那就去买……

他数了数手上的钱。

发现只够买罗渽民想吃的分量。

……

大半夜吃冰激凌，胖死你。

黄仁俊回到宿舍里的时候，一群人已经散去。电视机上的画面定格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罗渽民盘腿坐在沙发上，整个人深深地陷下去，舞台上梳高的刘海垂下来盖住眼睛。

黄仁俊拍了拍他。

他猛然睁开双眼，受惊像只鸟雀，眼睛湿漉漉水灵灵。

好看……

没有！

黄仁俊硬生生把心底里那点尾巴摁下去，掏出冰激凌贴到罗渽民脸上。后者被冻得一个哆嗦，抱住黄仁俊就是一个埋头杀。

“仁俊啊你心好黑。”

“你知道你选的恐怖片有多恐怖吗？”

“为了补偿我，现场唱个kiyomi吧。”

最后黄仁俊扯着罗渽民的脸完成了一个kiyomi。

要睡觉那会儿是黄仁俊关的灯。

罗渽民趴在另外一个房间的门口叫他。

黄仁俊回头。

罗渽民眨了眨眼睛。

“晚安。”

于是黄仁俊没有关门，罗渽民也没有。

第二天起来的杰诺抱怨昨晚被蚊子咬到肿了三圈。

罗渽民叼着牙刷睡眼惺忪地挤过来，黄仁俊盯着他肿肿的眼皮，憔悴的脸蛋，神志不清地低声呓语。

“你还真是从小到大都一样。”

声音嘟嘟囔囔的，听起来倒像是撒娇。

五个人挤在一个盥洗室里的场面比恐怖片还要可怕，黄仁俊拿着毛巾终于等到自己的番位。第一个逃出生天的罗渽民忽然回头。

吵吵闹闹间，他笑了笑。

像十三岁夏天里的花朵。

“我有好好长大。”

朴志晟不小心踩住了钟辰乐的脚。

不知道是从谁开始尖叫。

又是一片热闹、繁杂、属于十七八岁的喧嚣。

END